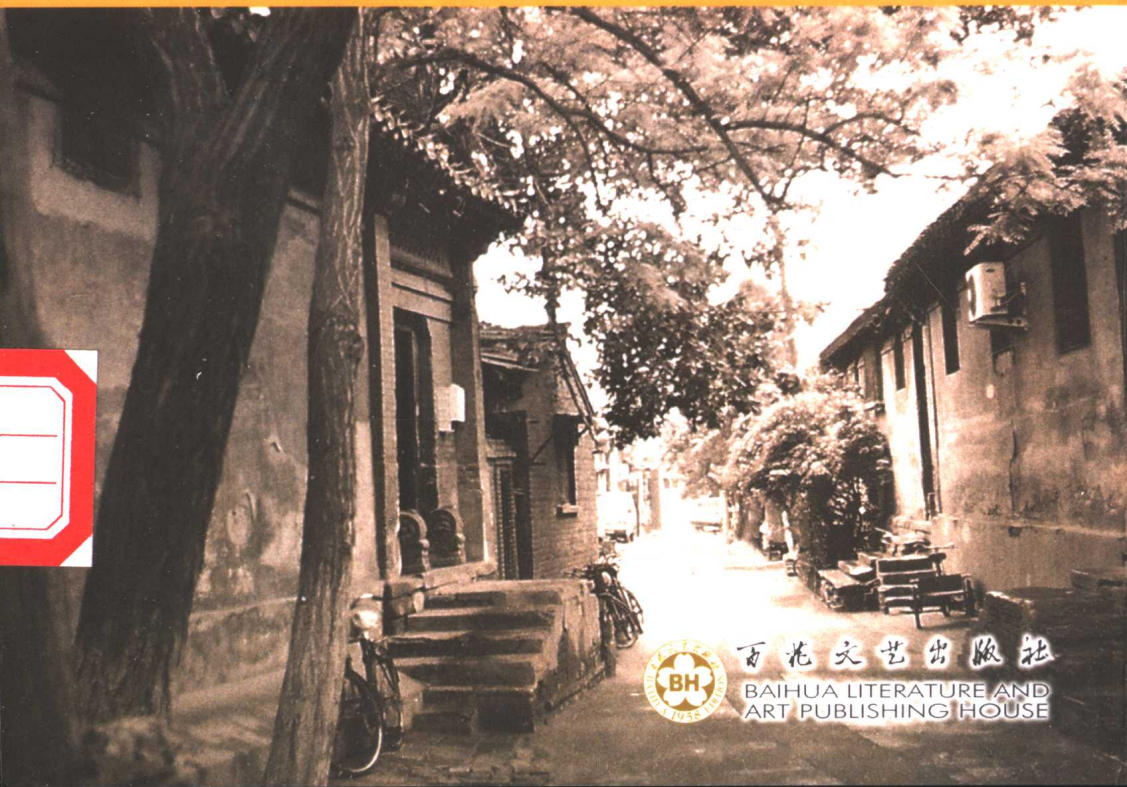




旧京街巷

JIUJINJIEIXIANG ● 王彬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旧京街巷

◎ 王彬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88

55
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京街巷 / 王彬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ISBN 7-5306-3340-6

I. 旧... II. 王... III. 城市道路—史料—北京市
IV.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482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4.5 插页 2 字数 104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6000 册

定价: 11.00 元



序

北京筑城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一千零五十七年或公元前一千零四十五年。其时正当西周。其城址凡三变。先是在琉璃河董家林,后迁至广安门一带。元以后在今二环路以内。

街巷是城市的产物。在中国的奴隶制时代,城市分为三级。第一级是王城,即首都。第二级是国都,诸侯封国的所在地。第三级是都,宗室与卿大夫的采邑。王城,及其附着于其上的街巷是如何规划的呢?按照《考工记》所述,王城是“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王城的街巷采用经纬制度,由三条南北与三条东西的干道^①组成。但是,干道之间的距离过大,于是在城门之间增辟与主干道相平行的次干道,城垣之下辟环

① 城门内的道路是干道。城门相互对应,便有三条干道。每条干道分三幅。主幅驰车,两侧的辅路走人。每条干道有三幅路,三条干道则共有九条,即九经九纬。但还有另外的说法。

CA24 P/6/1

涂,即今天所说的顺城街,从而形成九条经路与九条纬路。此外,王城内部所筑之里,如同王城一样,也设经纬,称主巷、次巷、环巷,与附近的干道、次干道相接,构成棋盘形状的道路网。王城的中间是皇城。左侧设祖庙,右侧设社稷坛。皇城之后设市。《考工记》中的思想,为元人的大都所体现,明清两朝依袭未变。至今北京旧城的道路情况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突破了砖筑的城垣罢了。近年,随着北京的城市建设,北京的道路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更多的还是在旧城之外,在内城,虽然力图突破棋盘状况,然很难彻底改变。而且,具体到微观,旧形态的胡同依然没有太大的改观。

北京是文化古都。随着文化与旅游的增热,北京大街小巷的历史,日益引起世人关注,以至出现胡同游这样的文化产业。基于此,撰写一本以这样内容为题的书,兴许会引起阅读的兴趣。今年春天,与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薛炎文、曾永辰两位先生述及此事,他们也颇为首肯。尤其是炎文先生,原是北京人,他的童年时代是在北京度过的,更是对我倍加鼓励。这是需要致谢的。

需要申明的是,街巷与附着于其上的建筑互为因果。我们辨识街巷往往通过建筑物,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二者又并不完全统一。往往是建筑物泯灭了,道路还在。换言之,街巷是古旧的,附着于其上的建筑却是新的,至少没有那么多的历史负荷。这就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我们采取的方法是:用文字综述历史,用图片诠释一街一巷的变迁。当建筑与街巷产生错位,我们则在图中附录的文字中,以今人的谛视演绎历史。错位是无

奈的，但是街巷的实体还是从现实延展到历史的深层，
这或者又是万幸的了。

作 者

2001.11.11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西周	1
第二章 战国至唐	8
第三章 辽	19
第四章 金	27
第五章 元	48
第六章 明	75
第七章 清	100
第八章 民国	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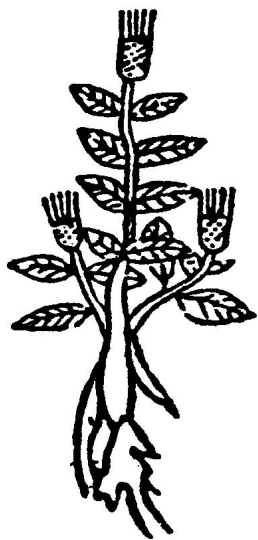


第一章 西周

在北京古老的历史上，曾经有两个自然生长的王国。一曰蓟，一曰燕。

“蓟”也是一种野草，多年生的草本植物，有大小之分。大蓟又称虎蓟，小蓟又称猫蓟。李时珍诠释：这两种称呼，均谓其状态狞恶。在北京顺义牛栏山的金牛村，曾经挖掘过一座西周墓，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多有“𦰩”字。专家考证，“𦰩”即是“蓟”。“蓟”这种野草，与蓟国之称，是应该有一种密切关系的。

“燕”与燕国的关系，就不那么好说了。《诗经》“燕燕于飞，参差其羽”，吟哦一种可爱的玄色小鸟在微风之中飞翔的姿态。可惜，此燕非彼燕，而



小蓟，又称猫蓟

且,燕国之称又写作“𪔐”,意思便有些晦暗复杂了。

到了西周初年,这两个小国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先是武王伐纣之后“追思先王,乃褒封帝尧之后于蓟”,后又“封召公奭于燕”。召公奭,姬姓,武王的兄弟,位居太保,是西周初期的辅臣之一。

被周公褒封的燕与蓟,与自然生长的小国燕与蓟保持一种什么关系?史无明文,难以确论。被武王褒封的燕与蓟,早期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也难以定论。我们只知,燕最后兼并了蓟,成为战国时代的七雄之一,东有“朝鲜、辽东”,西有“云中、九原”,北有“材胡、楼烦”,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两千余里”,时称“天府”之国。



今董家林,青翠的麦田下,掩盖着西周燕国都城遗址

那么,燕国早期的都城在什么地方?

一说在今天的天津蓟县;

一说在今天的河北涿水;

一说在今天北京的良乡。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北京房山的琉璃河,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面积的燕国文化遗址。这个地方叫董家林,是一个不大的村子。大石河(古代的圣水)从村子的南部淌过。在董家林周围的耕土下面,掩盖着燕国都城的遗址。其中,北部城垣的基址保存较好,长八百五十米。东垣与西垣的北段约残存三百米。南垣则被大石河冲毁,但大体上还可以推断,其所在的位置距北垣大致在六百米左右。是一个长方形的小城,东西长而南北短,方圆不足半平方公里。城垣用黄土版筑,如同现在的版打墙,两侧加拦版,逐层填土夯打,每层约七八厘米,当时的夯窝还依稀可见。

城墙的四周挖有护城濠沟,现在自然是淤塞了,但出土了不少文物。

在董家林东南,今天黄土坡村的北部有一处墓葬区。自1973年至今,考古工作者发掘清理了近三百座墓葬,出土了一批镌有燕侯铭文的青铜器。其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是“董鼎”,铭文曰:

“匱侯命董僕太保于宗周。庚申,太保赏董贝,用作太子癸宝匱鬯。”

大意是董奉匱(燕)侯之命,前往宗周(周之首都)向太保(召公)贡献食物,受到太保的赏赐。证实召公受封之后,仍留在宗周辅弼王室,而以长子就封于燕的历史记载,同时也说明,董家林耕土下面的城垣,便是西周初期,燕国的



今莲花池公园，历史上蓟的水源之地

都城。

随着历史的流淌，这里的地面建筑，早已无存，只是发掘出夯土基础与祭祀遗址。街衢与道路则难以判断，只能根据《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原则去推想。当然，这里是诸侯都城不是周天子王城，故而，规模与形制要狭小许多。

在广安门立交桥的西北，有一片不大的水域，称莲花

池,现在建为莲花池公园。莲花池的水自此向东南流淌,在万泉村北部注入凉水河。在酈道元的《水经注》中,莲花池称西湖,与此相关的小河称洗马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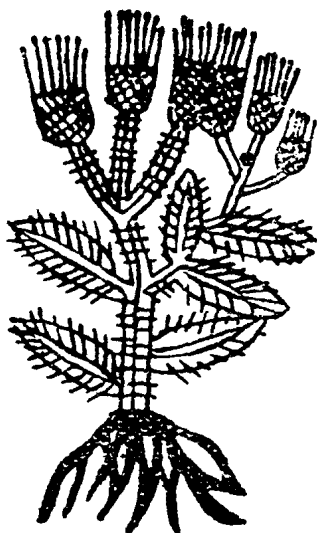
在莲花池的东北,亦有一片不大的水域,今天亦被改造为公园,称紫竹院公园。这片水域旧时亦是一条小河的发源地,称高粱河,亦向东,再向南,流至十里河村,亦注入凉水河。

这两条小小的水系之间,坐落着早期的蓟以及后来燕的都城,即战国以后为我们所熟悉的城市“蓟”。

五十年代,在白云观的西北隅,矗立着一座高丘,周围的壕沟散落有战国时代的陶片。侯仁之先生考证,这里可能是酈道元《水经注》中的蓟丘:

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之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

指明蓟城与蓟丘的依存关系,并且指出这里是蓟城的西北角。可惜没有说明蓟丘之所以称为蓟丘的原因。侯先生认为这与野生植物“蓟”有关。上文说,蓟有大、小之分。大蓟高三四尺,叶片皱折而有微芒,小蓟高尺许,通开一种



大蓟,又称虎蓟

红蓝颜色的花朵。花朵的形状，宛如女人的发髻。李时珍解释，“髻”谐音为“蓟”。

生长在这里的蓟，很可能是大蓟，高大茂密，会给人一种凶猛的印象。北宋时期的博物学家沈括，出使辽国，看到这里的“大蓟茺如车盖，中国无此大者，其地名蓟，恐其因此”。“茺”是草根，茺像车盖那样大。已然意识到草木之“蓟”与人文之“蓟”的关系。

从蓟丘向南，今广安门以外七百米处，辽金宫殿墓址下面的土层里，五十年代曾经挖掘出古陶与瓦当，专家考定，这种印有饕餮纹饰的瓦当，便是燕国宫室中常用的构件。至于古陶，则更为悠久，近于西周时期。

由是，莲花河以东，白云观以南，现今的广安门一带，被判定是自西周至战国以来“蓟”的城址，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史学家认为，蓟的褒封与北京建城密迩难分。厘清了蓟立城的时间，自然也就判明了北京建城的始点。

那么，蓟建于何时呢？

《礼记·乐记》载：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

这一年是周武王十一年。

我们知道，西周共和元年是公元前841年，本来，由此上溯，是十分简单的。但是，在此之前，周朝在位诸王的年数缺载，这就出了一个难题。于是有的专家考虑从星象的角度推演。

《淮南子·兵略训》云：

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

1978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推算，公元前1057年3月7日，哈雷彗星距地球甚近，光亮灼目。其头部，即“其柄”，向着东方，殷人的方向；尾巴则指向北方，周人的所在地。同时，又出现了本星，即“岁星”。这一天，张钰哲推算，当哈雷彗星走到日近点时，本星黄经是 127.2° 正当鹑火之次，与《国语·周语》“武王伐殷，岁在鹑火”也相吻合。但也有专家认为这一年应是公元前1045年，相差十二年。无论怎样，蓟的褒封，也就是北京建城的始点，距今，已有三千余年的历史了。





第二章 战国至唐

在《史记·刺客列传》里，荆轲是一位重要人物。荆轲，卫人，后投奔燕国，受到太子丹的厚待。据说，太子丹有美人，手洁如玉，荆轲瞩目之。次日，太子丹把美人的双手砍下，放在珠宝装饰的盘子里，送给荆轲。

为了抵御秦国的吞并，荆轲受太子丹之命刺杀秦始皇，也就是所谓的刺秦。太子丹率众宾客去燕国的下都(今天的易县)易水河畔送行，“皆白衣冠以送之”。辛弃疾后来在词中咏道。“满座衣冠似雪”，便是这个场景。最后的结局，我们都是知道的：秦始皇大怒，诏王翦军攻打燕国。秦始皇二十一年(前226)攻破燕国的都城蓟，燕王喜和太子丹逃至辽东，太子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斩太子丹”，乞求秦始皇的宽恕。秦兵却攻得更急了。四年后(前222)破辽东，虏燕王喜，燕亡。

秦军占领燕以后，置广阳郡，以蓟城为其治所。由是，历经汉、魏、晋、隋、唐，“蓟”都是北方的中心城市。其城址，

专家考证,即在今广安门附近。只是在唐以后,“蓟”的称呼被幽州取代。原因是:唐开元十八年(370)割渔阳、玉田、三河置蓟州(治所在今天津蓟县),冒用了“蓟”的称呼。从此,幽州成为原蓟城的通称,屡屡被大唐的诗人所吟咏,最著名的是陈子昂那首登幽州台的诗句,千载之下读之依然令人涕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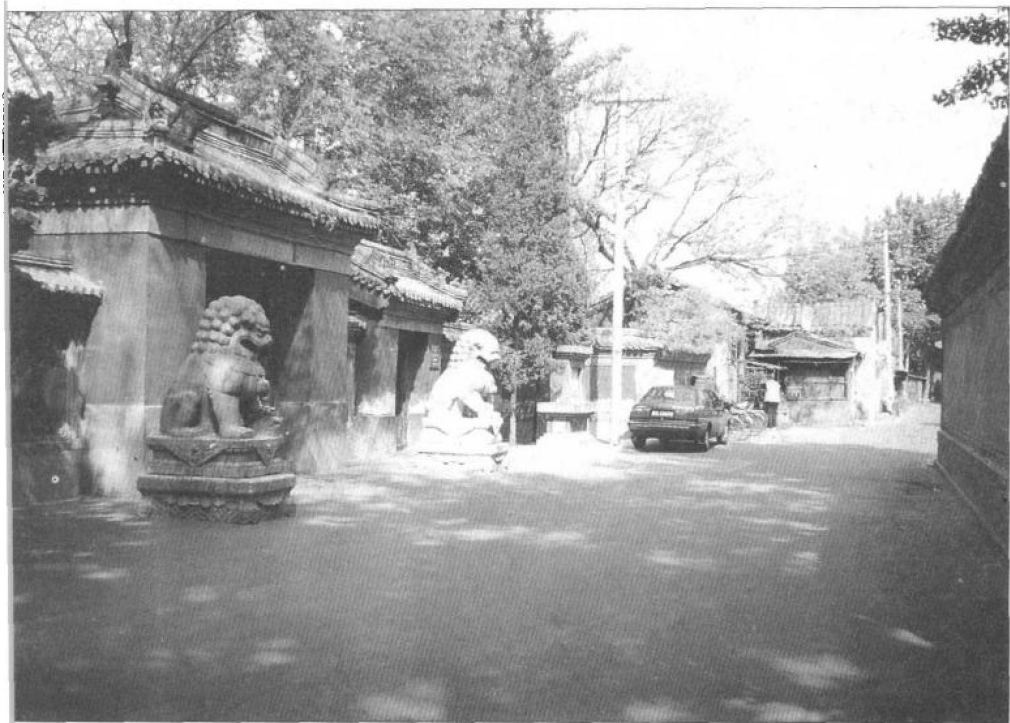
关于唐幽州城的文献记载不多,只是说“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建国以后,北京地区出土了不少唐代墓志,保存了大量资料。根据文献与实地考查,大体上确定出幽州的城址。

西垣。上文谈到,今天广安门一带的莲花河,旧时称洗马沟,从西北向东南流淌,这是一个大致说法。具体而言,莲花河自西向东,流至莲花河东里处改变流向,从北向南至湾子,再折为东西流向,至甘石桥,复改为南北流向,这一段即旧时幽州西垣的护城河。其城址当在今天小红庙区的西部边缘,以其为基线,由此向北延伸至会城门公园东侧木樨地一带,当是幽州城的西垣。

南垣。以红莲南路东口为起点,向东延伸,至今鸭子桥东段、白纸坊东、西街,大体是幽州城南垣所在地。

新莽末年,刘秀北巡蓟城,大将军姚期随行。一个叫王郎的人反对刘秀,蓟城骚动,刘秀十分惶恐。然而这时“百姓聚观,喧呼满道,遮路不得行”,姚期奋身而出“骑马执戟,瞋目大呼”,把众人吓跑了。酈道元说,发生这个事件的地点是在蓟城的南门。即:

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昔姚期奋戟处。



法源寺，唐称悯忠寺，寺址至今未变，是考察唐幽州城址的坐标

旧时，鸭子桥一带有断续水沟，即幽州城的南部扩城河。

东垣。大业七年(611)隋炀帝下诏东征高丽，大军集结蓟城。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复征高丽，天寒粮尽，无功而返，在幽州城内修建悯忠寺，悼念阵亡将士。这个寺今天还在，称法源寺，是中国佛教学院的所在地。唐景福元年(892)沙门南叙《重藏舍利记》：“大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大燕城即幽州。悯忠寺位于“地东南隅”，